

# 超时空的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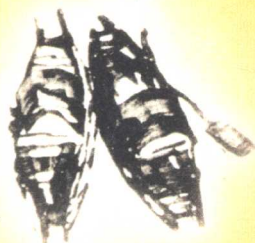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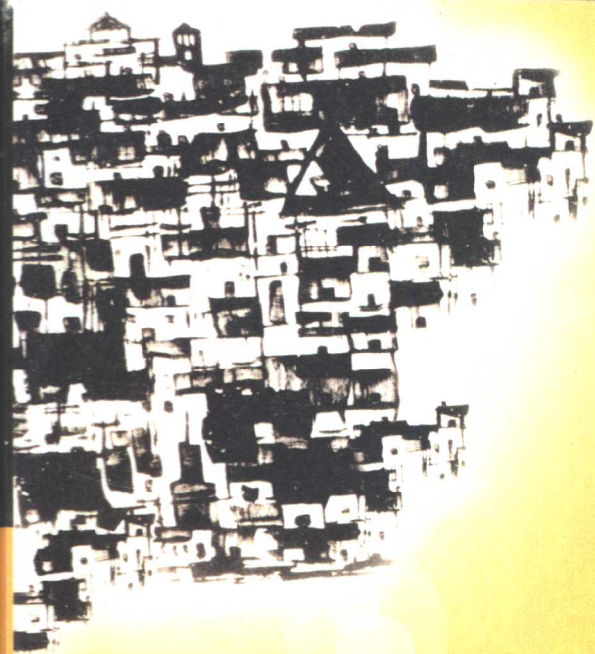
—— 20 世纪中国

## 小说

### 精品赏读

牛运清——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 超时空的辉煌

——20世纪中国

小说

精品赏读

牛运清——主 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时空的辉煌——20世纪中国小说精品赏读 / 牛运清  
主编.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ISBN 7-5328-3832-3

I. 超... II. 牛... III. 小说—鉴赏—中国—20世纪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0203 号





## 序

19 世纪 20 年代,歌德收到一位青年学生的来信。这位学生要求歌德把《浮士德》下卷的提纲给他,以便由他替歌德把这部作品完成。并且大言不惭地说:所有其他人在文学上的努力都一钱不值,惟有在他身上“一种新文学却要开花吐艳了”。

歌德感慨地说:“国家的不幸在于没有人安居乐业,每个人都想掌握政权;文艺的不幸在于没有人肯欣赏已经创作出来的作品,每个人都想由他来重新创作。”<sup>[1]</sup>有些人养成马马虎虎的创作作风,从儿童时代就已在押韵做诗,到少年时代,就自以为大有作为,人到壮年,才认识到世间已有那么多优秀的好作品,因此后悔浪费了精力,走了冤枉路。但是也有人始终认识不到完美作品的完美之所在,察觉不到自己作品失败的原因,照旧马马虎虎地写下去,直到老死为止。

歌德老人在这里强调读书、学习的重要性。要读已经出版的作品,读优秀作品、经典作品。要想创作,就先学习,“争取达到已往作品的那种高度优美”,然后才能超越前贤。

本书从浩如烟海的现当代短篇小说中选取 43 位作家的 44 篇作品,略加评点,以供青少年学生和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和欣赏。步入中国现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殿堂,如同进了阿里巴巴发现的藏宝洞,里面的艺术珍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我们不可能囊括全部宝藏,跟阿里巴巴一样,我们不能贪得无厌,只可就目力所及,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极为有限的瑰宝捡到自己的袋子里。把我们认为精粹的、有代表性的作品选出来。因此,取一漏万和遗珠之憾,势必难免。但愿我们的工作能给读者带来艺术的滋润和美的享受,能有助于“替才能开路”(拿破仑语),为新作家树梯。

人类进入 20 世纪,受科学技术革命的带动,生活节奏明显提速,文学艺术的变化多端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中国小说逐渐告别章回体,向新体小说转换,向世界文学靠拢。正如鲁迅所说,在欧美,人们因为工作繁忙,生活节奏加快,想借书来休息一下精神,但又耐不住唠叨不已,破费工夫,“于是,就使短篇小说交了桃花运”,这种“欧风美雨”波及中国,“所以‘文学革命’以后,所产生的小说,几乎以

短篇为限。”<sup>[2]</sup>

鲁迅先生从1918年起,以《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伤逝》等短篇小说,为中国现当代小说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鲁迅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开山鼻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教授称鲁迅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这已成为社会公论。近几年,国内有人责难鲁迅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因此不配享用大师盛名。然而,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却认为:“在20世纪的亚洲,也就是在这一百年间的亚洲,最伟大的作家就是鲁迅。”“鲁迅能够在非常短的篇幅内,融入非常厚重的内涵和犀利的观点,这很了不起。”<sup>[3]</sup>

假如把长篇小说比作生活的长河,那么中篇小说就是生活长河中的一段,而短篇小说则是这长河中翻腾的浪花。一滴水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一朵浪花可以折射历史的斑斓和人的灵魂。

穿越时空隧道,中国百年短篇小说留给人们最突出的印象是形式上的实验性、开放性、求新求变;内容上的与时俱进、丰富多彩;精神描述向灵魂深处的开掘。掌上风云,人们读短篇小说,就是在读历史,读人学,就是在体味人生甘苦,享受艺术陶冶,提升人生境界。

中国古典小说大都来自“说话”,说书人越讲越长,形成章回体长篇小说。古典短篇小说话本、拟话本“基本上是按照勾栏瓦舍讲故事人的口气逐事铺陈,讲究故事首尾完整。”<sup>[4]</sup>这种单一而古板的结构模式适合封建社会那种稳定的社会秩序,缓慢的生活节奏,以及闲散的阅读情趣。当社会转型,历史巨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奔涌而至的时候,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与现代文明极不协调,甚至有碍作家对快速多变生活的表达,成了束缚作家艺术个性的桎梏。

在破除古典短篇小说的旧形式,创建现代短篇小说形式方面,鲁迅功不可没。正如茅盾先生所说:民国六年(1917),《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的时候,还没有“新文学”的创作小说出现。民国七年(1918)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出现的时候,也还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小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sup>[5]</sup>鲁迅短篇小说集《呐喊》中的十多篇小说,几乎篇篇都有新的形式试验。收入短篇小说集《彷徨》中的《伤逝》,则更是别出心裁地以手记方式剖析男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表达其追求——苦闷——彷徨的心路历程。

受欧美文学和俄苏文学影响,从鲁迅那儿获得启迪,中国现代小说观念、小说内容和形式都在经历着变革。各种主义,各种流派,千姿百态,争相斗艳。潮起潮落,错综复杂,经历了几十年的转型和嬗变,到粉碎“四人帮”后的历史新时期,短篇小说继诗歌崛起之后,打破多年的沉寂,以崭新的姿态登上文坛。《伤



痕》《班主任》《春之声》《鲁鲁》《受戒》《哦，香雪》《声音》《乐园》等一批又一批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文化小说”“改革小说”“生态小说”如同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令人目不暇接，喜不自禁。历史似乎出现一个轮回，改革开放，欧风美雨再次大规模冲进中国，意识流、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新新闻主义等如同十级风暴，横扫中国文坛。模仿、借鉴、吸收、抵抗、争鸣、创造，经过二十多年的碰撞与整合，中国的小说尤其短篇小说成绩尤为突出。许多短小精悍的佳作，不仅深受中国人喜爱，且被译成外文，走向世界。

当代文学，尽管尚未出现像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那样的文坛上的高山峻岭，个案比较，也难以举出哪一部作品能超越《阿Q正传》所达到的水平，但是，按作家作品的整体成就而言，可以说，当代文学大大超过了现代文学。茅盾先生早在1980年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作的序言中就已明确指出：“三十年来我们的作家队伍是大大的壮大了，涌现了‘风华正茂’的第二代、第三代新人。他们的作品，无论在数量、质量和题材面上，都大大超过了解放前。”从那时至今，又过了二十余个春秋，文学成就更加辉煌。鉴于此，选入本书的当代小说多于现代小说。

入选作品按作者生年编序。

编罢此书，喜忧参半。谬误之处，尚祈读者指正。

注：

[1] 见爱克曼辑录、朱光潜翻译《歌德谈话录》，76～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2] 鲁迅《〈总退却〉序》，载《鲁迅全集》，第4卷，6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引自许金龙《“中国文学更具世界性……”》，载2000年7月27日《文学报》。

[4] 引自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第1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5] 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读〈呐喊〉》，载1923年10月《文学周报》第91期。

牛运清

2002年12月



## 目 录

|                |          |
|----------------|----------|
| 序.....         | 牛运清[1]   |
| 伤 逝.....       | 鲁 迅[1]   |
| 春 蚕 .....      | 茅 盾[16]  |
| 微 神 .....      | 老 舍[32]  |
| 斯人独憔悴 .....    | 冰 心[42]  |
| 隔 绝 .....      | 冯沅君[49]  |
| 萧 萧 .....      | 沈从文[57]  |
| 山峡中 .....      | 艾 芜[69]  |
| 小二黑结婚 .....    | 赵树理[83]  |
| 华威先生 .....     | 张天翼[95]  |
| 嘱 咐.....       | 孙 犁[102] |
| 无敌三勇士.....     | 刘白羽[110] |
| 受 戒.....       | 汪曾祺[120] |
| 我的第一个上级.....   | 马 烽[136] |
| 百合花.....       | 茹志鹃[148] |
| 围 墙.....       | 陆文夫[156] |
| 鲁 鲁.....       | 宗 璞[171] |
| 满 票.....       | 乔典运[182] |
| 春之声.....       | 王 蒙[196] |
| 爱,是不能忘记的 ..... | 张 洁[206] |
| 将军族.....       | 陈映真[219] |
| 永远的尹雪艳.....    | 白先勇[231] |

|               |           |
|---------------|-----------|
| 胖子和瘦子·····    | 冯骥才[242]  |
| 献你一束花·····    | 冯骥才[244]  |
| 乡场上·····      | 何士光[247]  |
| 远去的二姑·····    | 尤凤伟[256]  |
| 内当家·····      | 王润滋[265]  |
| 大 坂·····      | 张承志[280]  |
| 小镇上的将军·····   | 陈世旭[296]  |
| 乡村诗人·····     | 刘玉堂[311]  |
| 阴 影·····      | 左建明[329]  |
| 乐 园·····      | 李贯通[336]  |
| 兵车行·····      | 唐 栋[348]  |
| 汉家女·····      | 周大新[365]  |
| 那山 那人 那狗····· | 彭见明[374]  |
| 白色鸟·····      | 何立伟[386]  |
| 夜 渔·····      | 莫 言[392]  |
| 通腿儿·····      | 赵德发[399]  |
| 失 踪·····      | 范小青[412]  |
| 声 音·····      | 张 炜[424]  |
| 哦,香雪·····     | 铁 凝[436]  |
| 最后一个渔佬儿·····  | 李杭育[446]  |
| 塔 铺·····      | 刘震云[458]  |
|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 扎西达娃[480] |
| 厨 房·····      | 徐 坤[498]  |

# 伤 逝<sup>[1]</sup>

——涓生的手记

鲁 迅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会馆<sup>[2]</sup>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不但如此。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  
.....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渐临近，——但是，往往又逐渐渺茫，终于消失在别的步声的杂沓中了。我憎恶那不像子君鞋声的穿布底鞋的长班<sup>[3]</sup>的儿子，我憎恶那太像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

莫非她翻了车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

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经当面骂过我。

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她在她叔子的家里大约并未受气；我的心宁贴了，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sup>[4]</sup>……。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我后来也想，倒不如换一张雪莱淹死在海里的纪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罢；但也终于没有换，现在是连这一张也不知那里去了。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其时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的了。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送她出门，照例是相离十多步远；照例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帖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邪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我骄傲地回来。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子里，比我还透澈，坚强得多。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于她能算什么东西呢？

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岂但现在，那时的事后便已模糊，夜间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断片了；同居以后一两月，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我只记得那时以前的十几天，曾经很仔细地研究过表示的态度，排列过措辞的先后，以及倘或遭了拒绝以后的情形。可是临时似乎都无用，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怍，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至今还如暗室的孤灯一般，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语举动，我那时就没有看得分明；仅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但也还仿佛记得她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没有知道她怎样说或是没有说。

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夜阑人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而常须由她补足，由她纠正，像一个丁等的学生。

这温习后来也渐渐稀疏起来。但我只要看见她两眼注视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于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在自修旧课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我那可笑的电影的一闪。但我又知道，她一定要看见，而且也非看不可的。

然而她并不觉得可笑。即使我自己以为可笑，甚而至于可鄙的，她也毫不以为可笑。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她爱我，是这样地热烈，这样地纯真。

去年的暮春是最为幸福，也是最为忙碌的时光。我的心平静下去了，但又有别一部分和身体一同忙碌起来。我们这时才在路上同行，也到过几回公园，最多的是寻住所。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事，大半是被托辞拒绝，小半是我们以为不相宜。起先我们选择得很苛刻，——也非苛刻，因为看去大抵不像是我们的安身之所；后来，便只要他们能相容了。看了二十多处，这才得到可以暂且敷衍的处所，是吉兆胡同一所小屋里的两间南屋；主人是一个小官，然而倒是明白人，自住着正屋和厢房。他只有夫人和一个不到周岁的孩子，雇一个乡下的女工，只要孩子不啼哭，是极其安闲幽静的。

我们的家具很简单，但已经用去了我的筹来的款子的大半；子君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我拦阻她，还是定要卖，我也就不再坚持下去了；我知道不给她加入一点股分，她是住不舒服的。

和她的叔子，她早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我也陆续和几



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然而这倒很清静。每日办公散后，虽然已近黄昏，车夫又一定走得这样慢，但究竟还有二人相对的时候。我们先是沉默的相视，接着是放怀而亲密的交谈，后来又是沉默。大家低头沉思着，却并未想着什么事。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

子君也逐日活泼起来。但她并不爱花，我在庙会<sup>[5]</sup>时买来的两盆小草花，四天不浇，枯死在壁角了，我又没有照顾一切的闲暇。然而她爱动物，也许是从官太太那里传染的罢，不一月，我们的眷属便骤然加得很多，四只小油鸡，在小院子里和房主人的十多只在一同走。但她们却认识鸡的相貌，各知道那一只自家养的。还有一只花白的叭儿狗，从庙会买来，记得似乎原有名字，子君却给它另起了一个，叫作阿随。我就叫它阿随，但我不喜欢这名字。

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我和子君说起这，她也领会地点点头。

唉唉，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呵！

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我们在会馆里时，还偶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自从到吉兆胡同以来，连这一点也没有了；我们只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

子君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我们常说，我们总还得雇一个女工。

这就使我也一样地不快活，傍晚回来，常见她包藏着不快活的颜色，尤其使我不乐的是她要装作勉强的笑容。幸而探听出来了，也还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斗，导火线便是两家的小油鸡。但又何必硬不告诉我呢？人总该有一个独立的家庭。这样的处所，是不能居住的。

我的路也注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里便坐在办公桌前钞，钞，钞些公文和信件；在家里是和她相对或帮她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我的学会了煮饭，就在这时候。

但我的食品却比在会馆里时好得多了。做菜虽不是子君的特长，然而她于此却倾注着全力；对于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来算作分甘共苦。况且她又这样地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

况且还要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

我曾经忠告她：我不吃，倒也罢了；却万不可这样地操劳。她只看了我一眼，不开口，神色却似乎有点凄然；我也只好不开口。然而她还是这样地操劳。

我所豫期的打击果然到来。双十节的前一晚，我呆坐着，她在洗碗。听到打门声，我去开门时，是局里的信差，交给我一张油印的纸条。我就有些料到了，到灯下去一看，果然，印着的就是：

奉

局长谕史涓生着毋庸到局办事

秘书处启 十月九号

这在会馆里时，我就早已料到了；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的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到现在才发生效验，已经要算是很晚的了。其实这在我不能算是一个打击，因为我早就决定，可以给别人去钞写，或者教读，或者虽然费力，也还可以译点书，况且《自由之友》的总编辑便是见过几次的熟人，两月前还通过信。但我的心却跳跃着。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

“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她说。

她的话没有说完；不知怎地，那声音在我听去却只是浮浮的；灯光也觉得格外黯淡。人们真是可笑的动物，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便会受着很深的影响。我们先是默默地相视，逐渐商量起来，终于决定将现有的钱竭力节省，一面登“小广告”去寻求钞写和教读，一面写信给《自由之友》的总编辑，说明我目下的遭遇，请他收用我的译本，给我帮一点艰辛时候的忙。

“说做，就做罢！来开一条新的路！”

我立刻转身向了书案，推开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子君便送过那黯淡的灯来。我先拟广告；其次是选定可译的书，迁移以来未曾翻阅过，每本的头上都满漫着灰尘了；最后才写信。

我很费踌躇，不知道怎样措辞好，当停笔凝思的时候，转眼去一瞥她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又很见得凄然。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她近来实在变得很怯弱了，但也并不是今夜才开始的。我的心因此更缭乱，忽然有安宁的生活的影像——会馆里的破屋的寂静，

在眼前一闪,刚刚想定睛凝视,却又看见了昏暗的灯光。

许久之后,信也写成了,是一封颇长的信;很觉得疲劳,仿佛近来自自己也较为怯弱了。于是我们决定,广告和发信,就在明日一同实行。大家不约而同地伸直了腰肢,在无言中,似乎又都感到彼此的坚忍倔强的精神,还看见从新萌芽起来的将来的希望。

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现在总算脱出这牢笼了,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趁我还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动。

小广告是一时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但译书也不是容易事,先前看过,以为已经懂得的,一动手,却疑难百出了,进行得很慢。然而我决计努力地做,一本半新的字典,不到半月,边上便有了一大片乌黑的指痕,这就证明着我的工作的切实。《自由之友》的总编辑曾经说过,他的刊物是决不会埋没好稿子的。

可惜的是我没有一间静室,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了,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但是这自然还只能怨我自己无力置一间书斋。然而又加以阿随,加以油鸡们。加以油鸡们又大起来了,更容易成为两家争吵的引线。

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构思就常常为了这催促吃饭而打断。即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

使她明白了我的作工不能受规定的吃饭的束缚,就费去五星期。她明白之后,大约很不高兴罢,可是没有说。我的工作果然从此较为迅速地进行,不久就共译了五万言,只要润色一回,便可以 and 做好的两篇小品,一同寄给《自由之友》去。只是吃饭却依然给我苦恼。菜冷,是无妨的,然而竟不够;有时连饭也不够,虽然我因为终日坐在家里用脑,饭量已经比先前要减少得多。这是先去喂了阿随了,有时还并那近来连自己也轻易不吃的羊肉。她说,阿随实在瘦得太可怜,房东太太还因此嗤笑我们了,她受不住这样的奚落。

于是吃我残饭的便只有油鸡们。这是我积久才看出来的,但同时也如赫胥黎<sup>[6]</sup>的论定“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一般,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

和油鸡之间。

后来，经多次的抗争和催逼，油鸡们也逐渐成为肴馔，我们和阿随都享用了十多日的鲜肥；可是其实都很瘦，因为它们早已每日只能得到几粒高粱了。从此便清静得多。只有子君很颓唐，似乎常觉得凄苦和无聊，至于不大愿意开口。我想，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呵！

但是阿随也将留不住了。我们已经不能再希望从什么地方会有来信，子君也早没有一点食物可以引它打拱或直立起来。冬季又逼近得这么快，火炉就要成为很大的问题；它的食量，在我们其实早是一个极易觉得的很重的负担。于是连它也留不住了。

倘使插了草标<sup>[7]</sup>到庙市去出卖，也许能得几文钱罢，然而我们都不能，也不愿这样做。终于是用包袱蒙着头，由我带到西郊去放掉了，还要追上来，便推在一个并不很深的土坑里。

我一回寓，觉得又清静得多多了；但子君的凄惨的神色，却使我很吃惊。那是没有见过的神色，自然是为阿随。但又何至于此呢？我还没有说起推在土坑里的事。

到夜间，在她的凄惨的神色中，加上冰冷的分子了。

“奇怪。——子君，你怎么今天这样儿了？”我忍不住问。

“什么？”她连看也不看我。

“你的脸色……。”

“没有什么，——什么也没有。”

我终于从她言动上看出，她大概已经认定我是一个忍心的人。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如此。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

我拣了一个机会，将这些道理暗示她；她领会似的点头。然而看她后来的情形，她是没有懂，或者是并不相信的。

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但是，往那里去呢？大道上，公园里，虽然没有冰冷的神情，冷风究竟也刺得人皮肤欲裂。我终于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

那里无须买票；阅览室里又装着两个铁火炉。纵使不过是烧着不死不活的

煤的火炉，但单是看见装着它，精神上也就总觉得有些温暖。书却不可看：旧的陈腐，新的是几乎没有的。

好在我到那里也并非为看书。另外时常还有几个人，多则十余人，都是单薄衣裳，正如我，各人看各人的书，作为取暖的口实。这于我尤为合式。道路上容易遇见熟人，得到轻蔑的一瞥，但此地却决无那样的横祸，因为他们是永远围在别的铁炉旁，或者靠在自家的白炉边的。

那里虽然没有书给我看，却还有安闲容得我想。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我也还未忘却翅子的扇动，虽然比先前已经颓唐得多……。

屋子和读者渐渐消失了，我看见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兵士，摩托车<sup>[8]</sup>中的贵人，洋场上的投机家，深山密林中的豪杰，讲台上的教授，昏夜的运动者和深夜的偷儿……。子君，——不在近旁。她的勇气都失掉了，只为着阿随悲愤，为着做饭出神；然而奇怪的是倒也并不怎样瘦损……。

冷了起来，火炉里的不死不活的几片硬煤，也终于烧尽了，已是闭馆的时候。又须回到吉兆胡同，领略冰冷的颜色去了。近来也间或遇到温暖的神情，但这却反而增加我的苦痛。记得有一夜，子君的眼里忽而又发出久已不见的稚气的光来，笑着和我谈到还在会馆时候的情形，时时又很带些恐怖的神色。我知道我近来的超过她的冷漠，已经引起她的忧疑来，只得也勉力谈笑，想给她一点慰藉。然而我的笑貌一上脸，我的话一出口，却即刻变为空虚，这空虚又即刻发生反响，回向我的耳目里，给我一个难堪的恶毒的冷嘲。

子君似乎也觉得的，从此便失掉了她往常的麻木似的镇静，虽然竭力掩饰，总还是时时露出忧疑的神色来，但对我却温和得多了。

我要明告她，但我还没有敢，当决心要说的时侯，看见她孩子一般的眼色，就使我只得暂且改作勉强的欢容。但是这又即刻来冷嘲我，并使我失却那冷漠的镇静。

她从此又开始了往事的温习和新的考验，逼我做出许多虚伪的温存的答案来，将温存示给她，虚伪的草稿便写在自己的心上。我的心渐被这些草稿填满了，常觉得难于呼吸。我在苦恼中常常想，说真实自然须有极大的勇气的；假如没有这勇气，而苟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不独不是这个，连这人也未尝有！